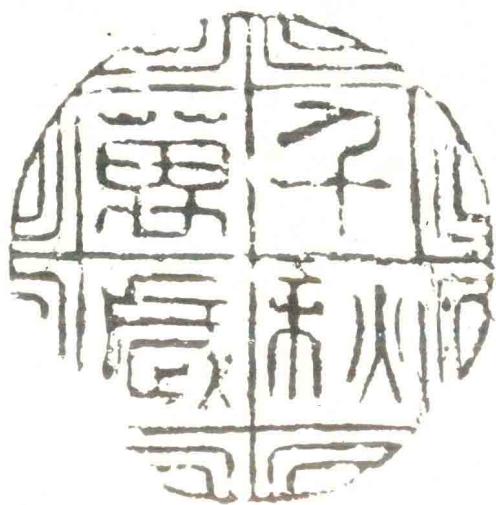


近代中國叢書

先烈賢傳記叢刊

俠骨忠魂

——鄭士良傳——



近代中國出版社印行

俠骨忠魂

——
鄭士良傳

王

怡著

近代中國叢書·先烈先賢傳記叢刊

俠骨忠魂

——鄭士良傳

定價：新臺幣七十五元整
美金二·五元整

著作者：王

怡

編輯者：近代中國雜誌社

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
臺北市郵政信箱第三六四五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一〇九六七號

出版者：近代中國出版社

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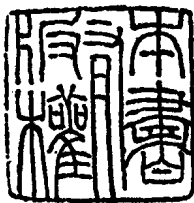
總經銷：中央文物供應社

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

印刷者：裕臺公司中華印刷廠

臺北縣新店市文化路二號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七四一號
※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先烈先賢傳記叢刊序言

先總統 蔣公有言：「我國歷代志士仁人，每當貞元剝復、存亡絕續之交，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發揚民族精神，恢宏固有道德，從而宏道作人，轉移社會風氣者，史不絕書。」誠然，賢者之所以能撥亂世反之正，就是因為他們願意竭其良知、毅力來改造社會，轉移風氣，而絕不為社會風氣所轉移，且良知、毅力愈加激揚奮發，則其所影響、所成就者亦必愈益磅礴偉大。

民國前十八年，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首先發表宣言，即以「振興中華、挽救危局」為宗旨，在八十餘年的革命進程中，我們已經先後完成了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打倒軍閥、統一全國，並獲得對日抗戰勝利、光復臺灣澎湖失土、廢除不平等條約、實

行民主憲政，一次接着一次的革命任務。以上這些光輝歷史，原就是由於先烈們以其赤心、鮮血、熱淚鑄鑄而成的豐碑。但在先烈們同時，也還有不少魁偉賢智之士，他們居則砥礪風節，出則動關大計，「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亦就塑造了立懦廉頑的典型，從而提供了對時代的偉大貢獻。我們面對這些先烈先賢，都應該有着孟子所說的「人皆可以為堯舜」，「我由未免為鄉人」的惕厲！大家不妨先找出幾位和自己性向相近的楷模人物，來鎔裁自己，砥礪自己也鞭策自己。

「近代中國社」基於此一認識和要求，特邀請當代名家以真摯而生動的歷史小說筆法，分就有關先烈先賢的身世、生活和思想、學術、操持、云為，以及其對國家民族的貢獻，加以明確而平正的敘述，集為一部「先烈先賢傳記叢刊」，我們十分希望她是兼具學術、文藝

與教育意義的讀物。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我們謹以和此一樣的心情，虔誠的希望忠肝、熱血的革命青年，從這一部叢刊裏，獲得您所希望獲得的啓示和鼓舞。

秦孝儀 謹序

俠骨忠魂

——鄭士良傳

目 錄

序言

插圖

鄭士良烈士遺像

惠州之役時，任義兵統領之鄭士良烈士

鄭士良烈士手繪之庚子惠州起義進軍簡圖

一、允文允武……………一

二、「插柳上山步步高」……………七

三、在博濟醫校中結識 國父·····	一四
四、為革命重返故鄉·····	二四
五、設藥房結同志·····	三〇
六、化私仇為國仇·····	三七
七、如蘇秦、似宋江·····	四二
八、巧遇鄭安·····	五二
九、初議「興中會」·····	五六
十、結納會黨、聯絡防營·····	六〇
十一、國父致書李鴻章·····	六九
十二、大結盟·····	七六
十三、議取廣州·····	八五
十四、準備大舉·····	九一

十五、非殺他不可	一〇一
十六、劍拔弩張	一〇五
十七、首義受挫	一一〇
十八、檢討得失	一一七
十九、亡命日本	一二〇
二十、重振聲威	一二六
二十一、中國日報的誕生	一三一
二十二、史堅如與畢永年	一三五
二十三、「興漢會」	一三八
二十四、策動李鴻章獨立	一四一
二十五、策劃第二次起義	一四七
二十六、惠州兵起	一五一

二十七、再次大捷·····	一五七
二十八、三次大捷·····	一六三
二十九、四次大捷·····	一六九
三十、運械計劃頓挫·····	一七二
三十一、化整為零·····	一七六
三十二、史堅如就義·····	一八〇
三十三、糧彈兩乏、灑淚解兵·····	一八五
三十四、與國父籌謀再舉·····	一九〇
三十五、壯志未酬·····	一九二
三十六、尾聲·····	一九九

俠骨忠魂

——鄭士良傳

一、允文允武

先烈鄭士良，別號弼臣，廣東歸化縣（惠陽）淡水墟人。世以農耕為主，經商為副。家大業大，是淡水墟的首富。

他的父親，是位樂善好施，有求必應，人稱「金菩薩」的大善人。地方上的人，只要有困難找到他，不用開口，無不以金銀相贈，濟貧扶危，遠近馳名，因此人們送了他這個「金菩薩」的雅號，當面背後都以此稱呼他，反而把他真實的姓名給掩蓋了。

士良受了父親的影響，從小就心懷大志，講仁講義，以助人為樂。而且聰慧過人，六歲開始習武，十餘年下來，十八般武藝，沒有不會，沒有不精的。書也讀得很好，但他從沒想過要在考場中求取功名，純以吸收新知識為主，自他去廣州，在油欄門德國教會所設的禮賢

允文 允武

一

學校求學以來，接受了不少西方的新思潮，對國事更加關心了。

鄭烈士很早就入了洪門，從么滿大爺開始，憑着他一瀉千里的豪氣，仗義勇爲的精神，插柳上山，一步步，由么滿大爺、江口九爺、巡風六爺、而承行總管事五爺，頭頂三十六本天書，懷抱七十二本密書；上管三十六拜兄，下管七十二拜弟。有時奉龍頭大爺之命「背榜下山」、「扯旗掛帥」，走遍三江六碼頭，結識了不少反清復明的草莽英雄，十七八歲的他，早已名揚五湖四海，各山各寨，若提到三合會的鄭士良、鄭三爺，沒人不知，無人不曉。後來又提升他做了坐堂大爺，外碼頭的哥哥，到了他的地盤，無不先向他請安問候，有什麼急難，他能擔的便一肩擔了，再向山主覆命。真可謂：上與拜兄替德，下與小弟分憂，有仁有義，有智有能，如何不名聞天下，天下聞名呢？

那年暑假，他回到淡水墟，除了練武、看書之外，也常四處走走，連絡江湖俠士。

七月中旬的一天早上，他正在後院與幾位堂兄弟打拳練功，家裏的一位老佣人，走來告訴他，有位遠客特來拜訪他。

「噢，」他沉吟一下，「是怎樣一個人？」

「很年輕，二十出頭的樣子。」

「以前來過嗎？」

「沒見過。」老佣人搖了搖頭。

「人呢？」

「我請他在廳裏候着。」

「好好侍候，我馬上就去。」

吩咐完了老佣人，他去洗了個臉，擦擦身子，換了件乾淨衣服，急急趕到前廳來。

他的眼尖，在沒入廳之前，已用眼梢仔細掃了對方一眼——

——他穿了套藏青色對襟衫褲，辮子盤在頭上，腳蹬粗麻草鞋，濃眉方臉，虎背熊腰，顯得孔武有力的樣子，端坐在右邊最後一張太師椅上。一看就知是江湖上的朋友，他心裏也就有了底了。

跨進廳內，笑着向對方拱手爲禮，自我介紹說：

「在下鄭士良，有勞兄臺不遠千里而來，又讓兄臺久等久候，不周不全，還望兄臺海涵恕過。」

「不敢不敢。」對方跨步上前，向他丟了個「軀子」（洪門中的禮節），隨口唸到：

日出東方一點紅，秦瓊打馬過山東，身掛一雙金裝鋼，五湖四海訪賓朋。張良背劍訪韓信，劉備關張訪臥龍。祇有兄弟無處訪，特到此地訪仁兄，久聞大哥義氣好，山清水秀又相逢。

士良也拉了個「經子」，順口唸到：「一根紅線吊江中，未釣鯨魚釣金龍，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今日得見仁兄面，好似千里杏花紅。」說完一伸手：「兄臺還是請高陞一步，坐下來，兄弟我好請教。」

對方移動下身子，在士良對面坐了下來。佣人奉來兩碗香茗，分置在兩人身旁的茶几上。

「小弟我還沒請教仁兄的金名玉諱。」士良拱拱手說。

「小弟姓江，草字如海。」

「唔，原來是江兄。」

「兄弟我出自『泰華山』、『飛虎堂』，蒙恩兄的栽培承兄的指示，江湖上妄站一個『廉』字。」

「噢，江九爺，失敬失敬，」士良再度向對方抱抱拳：「九哥好比石秀將，替兄殺嫂上

山崗，交朋結友仁義廣，可算海湖一豪強，有仁有義天下往，萬古千秋美名揚。九哥今日移駕來到敝碼頭，不知有何見教。」

「小弟我是無事不登三寶地，在家鄉出了點亂子，衙門裏追得緊，待不下去，特來投奔貴碼頭，還望三爺肘助。」

「那裏話，只有一個梁山，那有兩個水滸，既是自己人，就直話直說吧，用不着客氣。」

侍候的佣人，早已退了下去，現在就剩下他們兩個人，江如海便話說從頭，把他的遭遇，詳盡的說了一遍。

他家住湖南永州，以經銷油米爲業，今年六月剛結婚，妻子雖是小家碧玉，也頗具幾分姿色，因爲要幫他照顧生意，不免常拋頭露面。當地防軍中的一位下級軍官，看了他的妻子，常藉故騷擾，開始他不願惹事，總是忍氣吞聲。對方以爲他怕事，更加明目張膽，常帶了部下去訛詐他，不是借錢，就是要米要油，從不給分文。

有天，他出去辦貨，對方來了，見只有他妻子一個人在店裏，人單勢弱，便逞狠沾污了她，臨走還洗劫了店裏所有的銀錢。

他的妻子羞憤不已，感覺無臉再見他，便懸樑自盡身亡了。

「大爺！您是明理人，您說，我回來見了這個慘局，該怎麼辦？」

士良不加思索急言道：

「人是一口氣，佛是一爐香；光棍要臉不要命，這個仇當然要報。」

「因此，我摸黑殺了他！」

「有仇不報非君子。九爺！你做的不錯。那些魚肉鄉民的惡兵惡棍是該殺。」

「敝山主爲了我的事，花錢、託人四處打點，沒想到對方是八旗的後代，又跟府臺大人有點親戚關係，非拿我治死罪不可。」江如海說到此，停頓了一下，又接着說：「本來我想去投案，任他們宰割。光棍不怕死，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再說，一人做事，一人當，我不能害山主和滿堂哥弟，爲我擔心受怕。可是山主堅決反對，他一再強調，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要我不要忘了咱們洪門兄弟反清復明的宗旨。」

「貴山主說的不錯，兩百多年來，咱們漢人，一直受着滿賊的欺凌、奴役；人心不死，總有一天，我們會把這羣滿賊趕出關外，光復我大好河山。」

「敝山主特別給貴碼頭의龍頭大爺，和鄭爺各寫了封信，要兄弟我面呈。」如海從懷中

掏出信來，雙手呈給了士良。

鄭士良接過來，把給山主的那封攔在几上，拆開了給他的那封。

上面寫的無非是江湖通用的術語，頌讚與請託之詞。對於江如海的來意，他早已了解，於是拍著胸口，豪氣千里的說：

「貴山主——李舵把子！兄弟我曾與他有數面之緣，他哥子有仁有義，有德有才，仁義過天，威風過嶺，站得高，望得遠；既有他的囑咐，你哥子的事，就是兄弟我的事，一切包在兄弟我的身上。」

「山主那裏，還望大爺美言美言。」

士良肯定的點了點頭。

自那天起，鄭府上下，把江如海視為上賓，招待備至，令他萬分感激，自此以後，他成了士良的心腹。

二、「插柳上山步步高」

洪門「三合會」，遍佈兩廣，聲勢浩大。鄭士良隸屬的「致正堂」，是「三合會」的分

「插柳上山步步高」